

安于翁
祿公鐵菴
山德菴
事政年
蹟錄譜



于公德政錄

戴兆祚編輯

中華書局

于公德政錄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借月
山房彙鈔澤古齋重鈔及
指海皆收有此書版本同
借月在先故據以排印

于公德政錄

德政頌
井序

古虞老民戴兆祚編輯

縣令親民之官明君必重其選漢世循良高第輒擢爲京兆馮翊馴至三公九卿五代之季世胄之子至恥爲之則令之輕重關國之隆替可不慎歟當今庶政維新民欣願太平而奏銷令下武健嚴酷者鴟張吾虞巖邑也濱海控湖賦役卒於他省巨慤積蠹如林而伏一遇事端所在蜂起其民如治亂絲如篆驕子寬猛兢練調劑爲難況脅於大吏拘謹者不得行其志卽敢爲之士每多傷夫掣肘前朝理煩治劇稱耿清強自好稱楊而一以墨敗一以戾聞蓋綜核不潔武健多寃識者病之新朝如湯如魏有愛人之心尙人之氣稍欲展布白簡已隨其後杜祁公之戒門生者良有以也嗚呼爲令難爲虞令尤難歷年二紀更十有二姓而升遷者寡詎誤者衆其間繁民懷思一二而止耳亦未見有能竟其用者天憐我虞福星下降康熙戊申三韓于侯諱宗堯字二巍以世家子年弱冠來宰吾邑拔民水火之中登於衽席之上五載恩膏與山俱崇與湖俱深民則蘇矣公其痛矣上蒼降割德星隕矣萬口慟公身莫贖矣青峰白日永埋玉矣豐碑矗立比峴首矣老民涕零而作頌曰

維侯之佑宣力寰區政成兩粵壯志克抒侯也繼武卓絕碧綺貂紈袞視之蔑如藏器待試天子曰俞

厥考盡瘁朕念藐諸畀以大邑來宰吾虞藏鋒斂鈇留侯之顏英風簌簌終賈之年披卻導紱肯綮犧然提綱挈領民解倒懸運卉屠民江河之東雖有成法棄如飄風狐鼠憑藉窟穴其中公愛我民務鋤其兇執法如山孰敢攖鋒公威旣張鬼蜮潛踪大吏心懾服公之公凡所條畫俯首聽從漕政旣釐歲省萬鍾催科煩擾墨深酷烈係纍圓扉血殷肉決從朝徹莫悲號慘切公灑甘霖救焚解熱返我田廬流亡再集民曰父母需索永絕昔委泥沙今我朝夕正供二億加耗三之私派日增弊端孔滋上下囊橐以飽其私公悉蠲除還爲民脂公乃春陽所照甦活膝前喟喟溫言和說女有冤抑我爲剖別女有困苦我爲解脫撫摩痛痒遐邇皆悅雨過而耕月明無憚公也白玉不憚磨涅飭紀振綱豈風凜鐵敵蹠黃金浣躬日月壁立萬仞馨香四徹上下陋規自公而絕亦有豺狼吞噬搏攫公旣至止涎蠍入殼鷹化爲鳩慈祥可卜亦有綏狐穿簾入幕公旣降臨茅艾蘭藿比戶絃歌舞公之樂肺石無冤廷尉家傳桎梏罕用訟簡刑寬庭無婦女閨闥矜全餒寡孤獨罕見株連極偏極無呼籲勞心涉彼洪波以急灾氓禱祠必誠捐恤必均晝夜焦勞大凶不祲妖誕罔干酌賭禁嚴豹也作令神欽鬼遷一弛一張幽明不愆非無佻達董之師儒亦有寢貧食之餉糈掩骼埋胔枯骨澤之設粥設藥敖岐兼之爰有淑媛迨吉改絃公庭花燭偕老百年彼狐綏綏棄禮覩顏冰心鐵面蒼染胥悛未耜利而妬優拙胥皂鮮而農賈喧五稔政成萬口歡傳昔端今安奚啻無襦而有袴童吟叟頌咸願祝禧而祝年是以猛虎渡河麥秀兩歧中牟何忝漁陽罔岐佇見考績上最帝念勞臣入參帷幄出作干城方期上繼先猷下濟萬民何圖纔製美錦遽赴修文哀哉哀哉。

公之方正廉能慈祥樂易能甦虞山億兆蒼生之命不能保一身鶴算之延民也羣聲徹天羣淚徹泉淒入肝脾哀感頑廉儼音容之如在空芳骨於山巖芍坡梧槚叔子峴淵兩袖清風徑去千秋俎豆綿延公乎歸來庶幾騎鯨跨鶴永翹翔於翠川拂水之間

某虞之廢氓也生平不解譽人生貴人且不肖譽況故令乎因身罹達璞之虐篠前令置四達、李璞、焚炙鎔磨棄產棄屋貨井臼之婢嫁有出之妾器皿與綈袍俱盡鬚眉與顏面齊捐易青蚨以黃卷如遭秦火罄簪珥于白棓慘類濁流血肉既盡尙未足以饜餓虎之腹飽走狗之橐其中苦情苦境不深嘗不能悉其味今日泚筆頌公之德亦猶墮地獄之後置之樂土政恐復墮地獄故永矢勿谖耳詞雖煩而無溢美無飾說可以質之通國告之天下後世而無慚也庚申十月朔日永錫翁自識時年七十有二

治績纂二十五則

行官兌

虞邑僻在海陬，非絡繹孔道。其民柔軟逸樂，鼎革之後，生齒仍繁。富者田連阡陌，奢華靡麗。其次擁十家之產，營生樂業。小民終歲勤苦，能置田數畝，亦無虛饑。寒然無不急公奉上，以圖寧靜者，自前明漕政大壞，而大家小戶，墮不破碎。五米十銀之令勒諸豐碑，徒具文耳。悉其頗末，而後知吾侯改兌之大功。虞民雖捐踵頂，鍛肌骨，不足以報也。吾邑糧田一百六十萬有奇，輕白漕共計二十二萬有餘石。糧憲駐節其地，總督四府之糧，而十四郡之窮奇構机，皆根株窟穴于其中。每朝廷明旨之便於民者，輒爲沉擱沮廢，陰陽而把持之。是以官收官兌之法，頒之二十餘年。他邑奉行而常熟則否。其弊至於官民交困，雖仁愛如湯，精強如魏，卒以漕累去，莫能更改。條分縷析，細數之難終其物。邑之糧艘五百抵縣，脩船或五或十，有常輸矣。諸役倉蠹，有常規矣。鋪墊經費，有尅減矣。紳豪憲差，有隆殺矣。大約相爲表裏，高舉一縣之兌例，而烹分之。不魚肉良民，以滿貪壑不止。有司恤民，則惕以督撫之威，而悍卒呼宿猾忿迫於竣事，無可奈何。終束手以聽其不肖者，相與爲首尾，而鬼蜮其間，運弁如虎，旗丁如狼。胥役如蝎，穀價昂，每石免費有七八錢者，價下則又貪米，每石有加至一倍以外者。小民自開倉後，即赴倉守候，至春夏開幫，半載之中，剝膚敲骨，吞肌吸髓，得保全性命，已爲不幸。中之大幸矣。相沿二十餘年，民力盡矣。當事者置若罔聞，世家大族至輸子女於弁，貧者逃亡，存者株連，而死于杖於獄於枷，若若也。自愛者赴湘投緘服毒，又比

比也。始也金錢。金錢盡而器皿。器皿盡而屋廬。屋廬盡而墳塋。妻女而命亦隨之。以故沃產價值。每畝十金。此時不值半兩。稍瘠者無人過而問焉。有千金之產。虛立賣契。且盛設華筵。拱手送與勢豪者。有敝蹤其世業而甘作他鄉之鬼者。民之視田如罟獲陷阱。去之惟恐不速。而豪右奸猾與援刁頑傾險之徒。反因此居奇壘斷。發迹起家。□□□□□□□□□嗟乎。一兌缺而囚斂者數十口。一戶亡而牽連者數十家。此莫非朝廷山河之赤子也。誰受牛羊之牧。而顧若是之弗省歟。我侯未出京而已稔知其詳。旣到任而首以官兌爲急。問諸紳廉。紳廉弗辨也。詢諸里老。里老畏縮也。謀之佐貳。佐貳瞠目矣。黠者惟恐其法之成。愿者欲其成而莫能助。而不知侯已控於漕司。籲於督撫。無弗首肯而贊成其決。于是計貯官糧。先計官廩總若干米。須若干廩。覆者造冊。者葺厚板下鋪篾棧四周。計費若干。酌派均勻。以責之八十五區之甲。催曰。此外更無以煩爾曹也。視費多寡爲高下。或一戶脩幾廩。或幾戶脩一廩。令出如山。人皆悅服。糧多者竣事糧少者亦竣事。善良者急公剛暴者亦急公。豪紳擅佔者舉不得而私。而往歲脩倉之弊革兩衙用賊以謀管糧。而責償於民。每甲責賊二兩三錢。或一兩一錢五分。謂之雙官錢。單官錢。而生事孽芽。炙詐不資。俟以一身任其勞。而一概謝絕。而官錢之弊革。十銀明示成色。自封投櫃。收書必擇醇謹老成者。准斛平授。五米之外。不許私浮升合。米色則輪牙僧公看。人皆帖然而指勒之。弊革。舊染相沿。每區之有經催扇書。每場必有承牌走倉報數。分立名色。恐嚇百端。俟一切禁革。但用甲催一名。總催五甲之糧。事畢寧家。絕無他擾。而唆使要挾橫擾守候之弊革。每官必有大叔、轎夫、傘夫、門子。常川櫺門。各項糧戶。

到倉蜂擁攢詐若蟻噉糞俟立三百觔大枷犯者必懲亦莫或敢犯而需索之弊革又有鼓樓公廳斛斗站船各項皆每年之搖錢樹公裁以正法量給清俸以酬其勞而指官假借之弊革倉夫盜米其積習也手滑或至四五十石兌缺則責糧戶賠墊有冤莫憇公令甲催分番值宿收書用心看管又命內丁不時巡察使之無隙可乘而盜米之弊革往時米既入倉各憲轄役謀差盤驗看米不飽其欲糧戶必中奇摺官兌旣行無與民事候又恐波及收書先牒各憲曰米數不足米色不佳責在縣官無煩憲使驚擾而看米之弊革至於派兌之胥上下其手幫衛善惡改兌有無開兌後先一視賄之厚薄爲撥派官兌旣行挨次而放安用派胥而派兌之弊革糧戶應役郭內郭外前倉後倉餽餉麵店酒肆茶坊肉山酒海恣各役之貪饕償小民之膏血候立法嚴禁無敢開張卽糕糰糖担亦無敢入倉者而酬飲之弊革民兌時有見面開廢喜錢米色踢斛淋尖押花會籌折匾話衛算帳折東後手完狀網巾圈種種名目卒吏相爲表裏勒索無厭官兌行而悉化有爲無矣角斗甬正權概出入均齊正米五米隨兌隨完官十私贈隨兌隨給倉無留米軍無留兌始也軍譁而民亦疑終也民悅而軍亦歡總計官十之外每石私費不過九分而漕事竣矣較前之銀至八九錢米至一倍以外者其相去爲何如兌完之後節縮有餘分之兩衙頒之收書并及斛手羅夫各役咸使飽仁者之粟而不陷貪夫之罰予聞公初出京先謁漕司卽憇以民兌之苦官民交盡漕司付以嚴檄臨期張掛許以梗法者解司嚴處公又持之甚力于是僉壬風靡萬夫氣奪而官兌行矣非智勇兼全謀斷獨克何以能此然不謂于十九歲之初任遇之此常邑廿萬生靈之命之當甦

也。能勿下誰嗣之淚哉。

革火耗

損銀脚解已編入會計中。完銀火耗。前朝不過每兩二三分。鼎革以後。墨如瞿令。亦不過八九分。而巡方白簡已議之矣。自後累年日滋。康熙三四五六六年。每兩加至二錢五分及三錢。通邑皆輸。誰能爲之諱。大約正供幾二十萬。加耗五六萬。亦未必盡入縣官之橐。或曰。縣官主之。而各衙門瓜分之。吾不知其說也。當完銀時。收吏虎踞於櫃。執戲而喝曰。少則增。再曰。少則又增。見其囊罄。則曰。若真不曉事。是可止完票銀若干。糧戶吞聲不言。索票疾走。輸青蚨以換截票。而虎差已怒罵其遲。多不及比者。不及比。又多一番使費。收吏

渾身綾羅佳扇。珍佩異香苦茗。羅列左右。而嬖女、嬖童、博具酒席。已預設某處矣。小民白銀一兩。完不及八錢。米銀一兩。完不及七錢。每石米值不過三錢八九分。完不三錢。民安得不凍、不餓、不欠、不逃、不血肉狼籍。累及妻子也。公蒞任後。既點櫃書。問曰。每兩加耗多少。答曰。一任老爺分付。公曰。我酌其中。每兩八分何如。吏少之曰。一錢。吏又少之。明日大張曉諭。特示糧戶。火耗止於五分。一依司頒法馬。自封投櫃吏。不得假手。櫃吏收銀一千。則量給幾兩。補其紙筆之費。民固蘇息。吏亦晏然。蓋表正則影直。上廉則下法。歲省民金錢以數萬計。

嚴假命

詞訟之興。吳俗尤健。角口小忿。輒駕命詞。一俟批發。則主文、該房、承牌、籤差、區皂、干證、地方、四鄰、戶親、蜂

攢被告之家。計資而烹富者則五尖嘴十破靴。當時管閭事神之別名。憲役訪蠹。豪奴鶴起。謂集扛幫紮詐。能者猶可與之稍辨。弱者恐懼畏縮。但欲保身。必至傾家而後已。究竟十命九虛。誰肯爲之直其冤者。公不輕准。輕繫。輕訊。輕相。輕檢。涉疑似者。必反覆論。息誣者重懲。且懼以反坐。而人亦不敢以人命輕胥矣。其保全善類。豈可量哉。有錢敷著者。富甲西北區。公初到。有以真命誣之者。錢未知公淺深。懼甚。空費三四百金。投海防廳遮蔽。公徐爲竟讞。破網洗冤。杖警原告。一時有青天之頌。而防廳實未爲之闡說也。公死而敷著助銀買地。留葬宜矣。

省詞訟

詞訟之設。本以伸冤理枉。不肖有司。反用以通賄枉法。而民之冤更甚。若兩司撫道衙門。皆有神棍盤踞。生殺在手。呼吸立應。然關提追攝。必由縣令。縣令者。諸衙門之總鑰也。縣令清。則奸根畏服。卽各憲亦有所避忌。縣令貪。先授人以柄。而把持之。然後弭首帖服。任其指揮。其害皆歸之於民。而其緣大抵皆起于詞訟。吳下刁風。吾邑爲甚。里巷睚眦之忿。輒駕詞誑控。前李令時。有衙役線索殷戶耳報。立准鑑提。重則拘囚。必官吏胥悅而後已。否則枷肘拶夾。無所不至。假饒人身似鐵。其奈官法如爐。卽賣妻鬻子所不計矣。公到任後。見老幼之樸實者。引至案前。假以詞色。與之喝喝爾汝。人之情偽。無不預知。投文時。詞牒日以百計。必親批閱。眞僞立剖。甚謊者。憲及代書。抄粘示衆。如秦鏡高懸。照及肝膽。人人畏服。由是投牒者日少一日。至農忙則停。漕忙則停。歲暮則停。戶婚田土決不輕准。卽准亦不輕訊。必以情諭之使息。婦女

不許奉涉嚴刑罕用而肺石虛懸能畏民志故也。

除私派

私派之弊始於瞿烈於李總其名曰飛差雖嚴禁不止其初各憲偶因公事檄行下邑照田科辦其後公然創立名目上需者一下化爲百上需一時下援爲例倉米則有經費淮費白折則有部費條銀亦有部費別有龍船民夫樂輸標兵等共幾十項即如標兵一項目國初至今相沿幾二十年每一甲催必追銀二兩浮費在外統一邑計之則五千金矣他項縷縷稱是追比酷烈甚於正供公至則寂然不聞若奉旨裁汰者然然後知已前官吏之侵漁者多矣何無一人問及也良可慨也。

寬比較

聞之父老徵糧明辨唯前朝耿藍陽前後俱不能及蓋常邑賦重役繁冊籍充棟不得不假手於吏胥一假手於吏胥則又奸弊叢生而不可問矣衣食其中者總書該場貼書輕糧各項差役共計八場何啻二三百人又有各衙該管經承坐催提差浸淫咀蝕無不出於糧戶指糧戶爲精衛令填滄海長此安窮國初功令嚴切帶比舊欠至七八年並徵至奏銷令下紳廉生監一概黜革爲令者益武健嚴酷矣縣中總書一名八場該場經承八名先謀而後得之既得則索賄者又媚集乃設法取足於糧戶如空單解頭做起解比看比番供等種種名色無非納賄之法此欠戶之累也近年又闢開追一門波及花戶并無田者一經開追關捕轉着株連蔓引如同圖同區兄弟族屬姻親鄰佑一單轉着奇禍立至拘提則有時籤信

籤、風火雷籤、駕鷙單、手提牌、硃單、如追捕盜賊所到之處、雞犬一空。刑法則有雙肘、單肘、揷柵、連鎖、連枷、繫獄、繫舖、笞杖、夾拶。百姓驚魂喪魄，二門之外，拘囚繫累，世裔窮儒、老嫗少女、黃童白叟，日夕呼號于桁楊桎梏之下，聲徹數里。甚且枷至封翁孝廉不欠糧之教諭，差單一出，臨比不到，則用籤提，提到必重責三四十板，或至拶夾，差受杖每板必炙至二錢，身受杖亦必索照料錢酒食之費，又在其外，提不到則拿差屬，差不得底差，是以差亦多逃而差之兄弟親戚皆所不免。由此西北逃戶日增，高堂大宅，畫棟雕梁，轉盼卽瓦礫貧戶盛而富戶亦蹙，頑戶亡而良戶亦亡，輸重賂則有緩徵易新之法，徇情面則有憲役訪蠹豪僕諸人，良民戰戰慄慄，公差耿耿逐官，且融融洩洩而逋欠歲增所不慮焉。古云：天之生財止有此數，在下則在上，今則不在上不在下，一切正供悉化酒食嫖賂之用，糧安得不逋，民安得不逃，無父子遺之謠，塗歌巷議而聞之者充耳自如。公於七年四月到任，拔本塞源，一塵不染，清節逼人，而解損之費，息法懲府幹而需索之費，息暫緩舊逋止徵新課，不差外差，僅用經催而多差之費，息絕開追之門，無株連之苦，極頑下戶，杖不過二十，示辱而已，而照料酒食之百費俱息見糧戶如家人婦子溫言慰藉，疴癢關心，逃亡者免追而公歲課所入反加於前數倍，而尾欠甚少何也？蓋往年酒食嫖賂之費今悉以充正供矣，而又杖千總而營欠濶，朴宦僕而官圖戢，責憲役而大蠹輸其不畏強禦撫字細弱如此，是以四年之中流亡盡復，曠土日闢，刀山火坑變爲滿目蓮花，安得不撫心泣血，臥轍攀轅，共作桐鄉之舉哉？余憶公初年遇一糧戶鼓掌稱快曰：吾有麥八十擔，向年此時已悉被糧差分去，今悉糶以完官，皆是于知

縣所賜。又一人受杖而出。號呼拜謝曰：如此青天，杖亦甘心。豈虛語哉。

絕饋遺

饋遺。上下交征之郵也。賈荐剗起聲譽。紳衿胥役。蠅營狗苟。恆必由此爲傳送之門。而百姓乃其外府。故往日兩司撫憲之禮有至千金者。佳辰令節。亦必費中人十家之產。雖甚狼籍。坦然無事。亦有委曲周旋。使之升遷去者。公巖巖氣象。使人望而畏之。而一以禮法自持。故上不病其傲。下不病其峻。貢彊之輩。望而唯否。若惟恐盜蹠餘財。汙辱良善。卽有贋貨如樂王鮒。亦勿敢逼叔孫而褊其帶也。

杜需索

木之蠹也。而後蟲生焉。人之不能忘情於我。因我之不能無欲於人也。公兩袖清風。播於遠邇。不唯親轄者。不聞多所需索。卽通家故舊。亦絕覬覦之心。此可以令人思矣。

正交道

邑饑紳庶。而蓋鮮子羽。蠶毛兔角。皆撓乃公事者耳。倨者氣凌。黠者巧中。以物交物。膠葛緣染。類皆樂脂韋而醜正直者。公氣若秋蘭。神如秋水。向之杯酒竿牘。踰足附耳。暖賓賓之座者。如見紫眉。累心都盡。公家廷尉有曰：賢將不可干以私。公責其人。吾見五載以來。求交于公者。公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端士風

閔仲叔不以口腹累安邑。任棠以不言曉太守。虞豈有其人。投刺侯門。望見顏色。胥便袖中文牒耳。公視

事而寂然。堂有絳帳。庭無私謁。濟濟多士。咸兢兢自愛。如蓬生麻中。風斯尚矣。

壅暴骨

掩骼埋胔。古有明訓。澤及枯骨。專美西伯。然西伯伯也。一縣令暇時幾何。省詞訟。急賦斂。候上官守妻子之不暇。奚事爲朽屍謀安妥。汲汲乎聚棄骸而掩之。掩之不已。且至再至三。此豈望其臨去攀轍一慟。各上司具保留公呈耶。此而以爲迂闊。以爲要名。然則必如指囷助漕。望尾拔富。而後謂之識時務。亟民事耶。常邑之中。有此無心肝者乎。其肉不堪喂狗。

賑饑荒

自古救荒無奇策。汲長孺矯詔發粟。富鄭公在青州設法賑濟。安撫流民。膾炙人口。然汲以憲直舊臣。富以大相出牧。故得行其志焉。可望之縣令。令至今日亦叶食矣。考成視乎督責。誰敢度外行事。使者奉宣德意。亦惟飲酒遊山而已。誰肯留心民瘼。公遇凶荒。設粥賑飢。處置周密。民迺溝壑之生。炊無徒手之嘆。實堪媲美前賢。惜無以其法下之各邑者。

急水旱

天灾流行。國家代有焚巫尪者。貽笑域孫。夫非昧於人上之道與。今更異甚。順治五六年苦潦。縣吏科斂於民。必足二萬金。方得申憲題請。十八年苦旱。從事白令。若李。例至頂山龍湫禱雨。令大怒曰。叩首雨降。叩首若是神乎。請問常邑吾田何在。而動輒煩乃公爲其衙役。聞者無不掩口胡盧。公遇水旱。躋艤涉。

波備歷諸險，如救頭目，然而申請之速，更不待言。何昔智而今愚，彼逸而此勞也。邑屋之徒，毋乃以是笑公。

救疾病

嘗百草之聖能以方術療民，南宋尚有濟民藥局，後此無聞焉。公曰：民我赤子，我民父母也。焉有赤子病而父母不爲之撫摩調治者？設藥局，延醫生，朝夕周視，而赤貧者遂少短歿。雖公之費有限，而公之意良厚矣。公能以心急民，民不能以身代公民之隱痛，其有窮乎。

廣教化

九真祝良西蜀文翁能興起教化，俾蠶叢交趾蔚爲名邦，而况虞山文學之里，然比年以來，裘馬風高，詬嘒衰止。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公以此爲爲民父母者之恥也。於東西名刹，各選義師，董願學之，子弟而減俸餼之。今日詩云：子曰安知他年非譽髦斯士。公之作人遠矣，豈簿書筐篋之吏所能爲乎？逮公像入祠，矩步方幅，卯角佩觴者悉炷瓣香，而有誰嗣之痛也？哀哉。

禁飲博

藏疾匿瑕，爐頭肆邸爲甚。高陽徒侶，羣聚鯨吞，鼠牙雀角，尤便胥役，一入其中，輒傾中人之產，至梟盧徵逐，蟻聚蠅攢，卜晝卜夜，呼么喝六，不材之子，傾家蕩產，傷風敗俗，沒身不悔，而歷任如某某，反以明禁與市，傭爲市。嗚呼，此風得不日長乎？公至則立法嚴禁，茶坊酒肆，斥逐無遺，賭窩博場，誅及鄰保，深夜躬行。